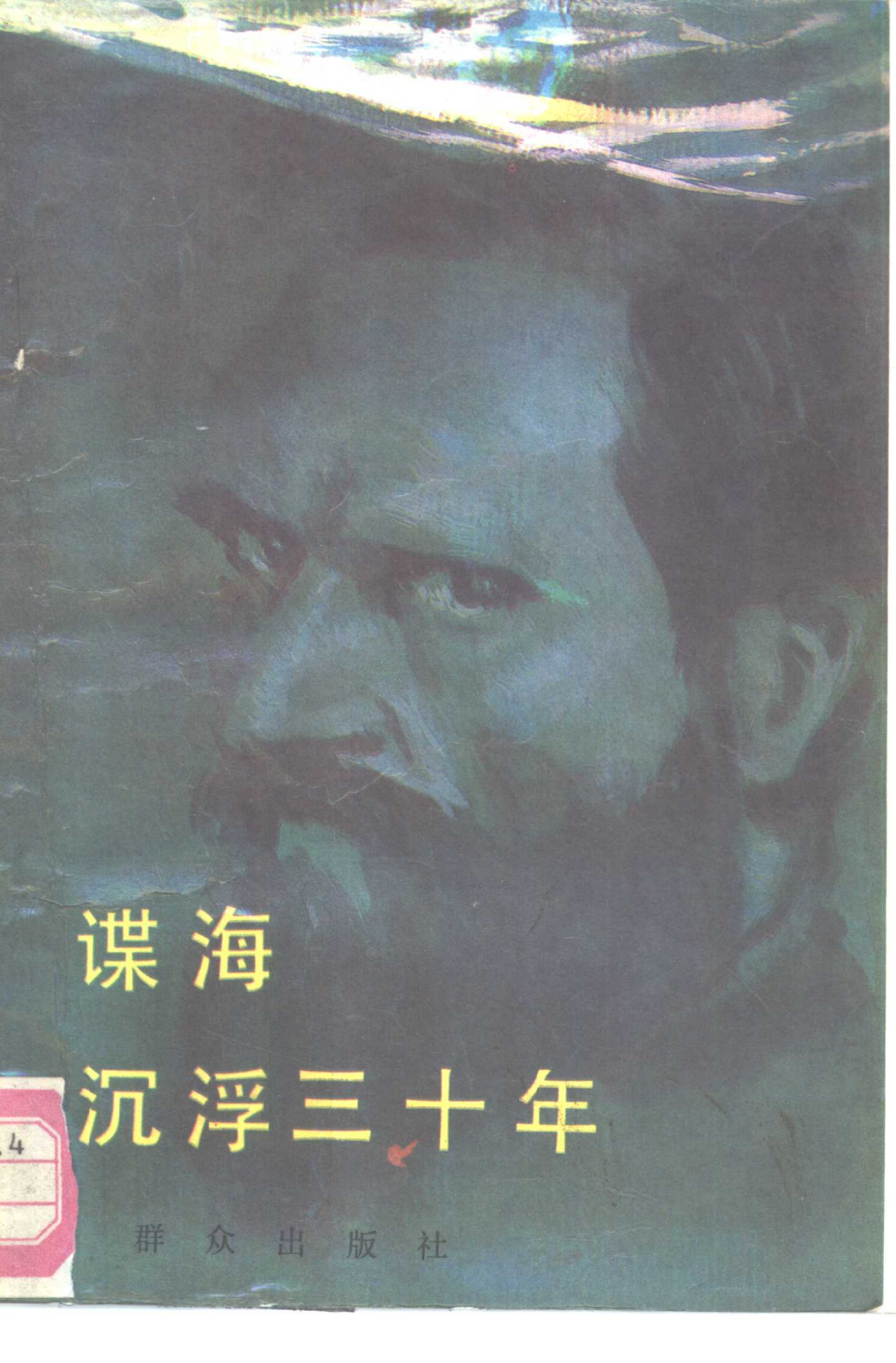




谍海

沉浮三十年

群众出版社



諜海沉浮三十年

——休·汉布尔顿的双重生涯

〔加〕利奥·希普斯著

方 叙 译

群众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THIRTY YEARS WITH THE KGB

本书根据伦敦梅休因出版有限公司1984年版译出

谍海沉浮三十年

【加】利奥·希普斯 著 方叙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顺义牛栏山 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印张 144千字

1988年 7月第1版 1988年 7月第1次印刷

ISBN7-5014-0088-1/D·54 定价 1.50元

印数：00001—17000册

内 容 提 要

休·乔治·汉布尔顿是一个高级加拿大籍苏联间谍，1949年至1979年间成功地为克格勃服务长达30年之久。在间谍生涯的早期，他打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使数以千计的绝密文件源源流入克格勃之手，成为苏联政治局委员的必读材料。此后，他以加拿大政府经济学专家和拉瓦尔大学教授的身份，在欧洲、中东、拉美等地区从事情报搜集活动，为克里姆林宫制定对外政策立下汗马功劳，因此受到克格勃头目安德罗波夫的秘密接见。1982年，经过加拿大皇家骑警队连续3年的审讯后，汉布尔顿在叛逃苏联途中，在英国被捕，判处10年徒刑。

本书作者与汉布尔顿自幼为友，通过大量第一手资料详述了汉布尔顿的双重生涯，对揭开汉布尔顿的间谍生涯之谜，~~了解克格勃对西方渗透的内幕~~，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前 言

本书的情况全部来源于第一手的资料，取自许多原始文件，包括采访了主人公休·乔治·汉布尔顿教授、一个与摩萨德——以色列情报机关有联系的前官员、某国（汉布尔顿教授曾在此为苏联间谍机关——克格勃活动过）的一位安全部门要员。笔者对汉布尔顿一家人的长期了解也在本书中占有相当的篇幅。

写汉布尔顿的故事已有不少，但大都忽视了苏联对加拿大生活结构的深广的渗透。我国政府和人民并不清楚克格勃在加拿大的颠覆深度，更没能予以认真对待。我们一直是克格勃唾手可得的猎物，是克格勃进入其最重要的敌手——美国的后门。在政府上层以及私人和公共生活中，有些人的背景和信念使他们成为可被用来进行颠覆活动的首要策反目标。一个颠覆行动干得如此巧妙，如此娴熟，以致于受害者本人也未曾意识到自己正在被驯化，正在被利用，直至最后变成苏联间谍网的一员。

这正是自由如何首先被践踏，国家如何随之陷入危境的过程。早在此人可能被利用之前，苏联人就已在精心地选择他了。他们希望这个牺牲品有一天会在西方社会上跃居一个要职。但当情况果真如此时，一切都已晚了。本书描述的就是这样一个人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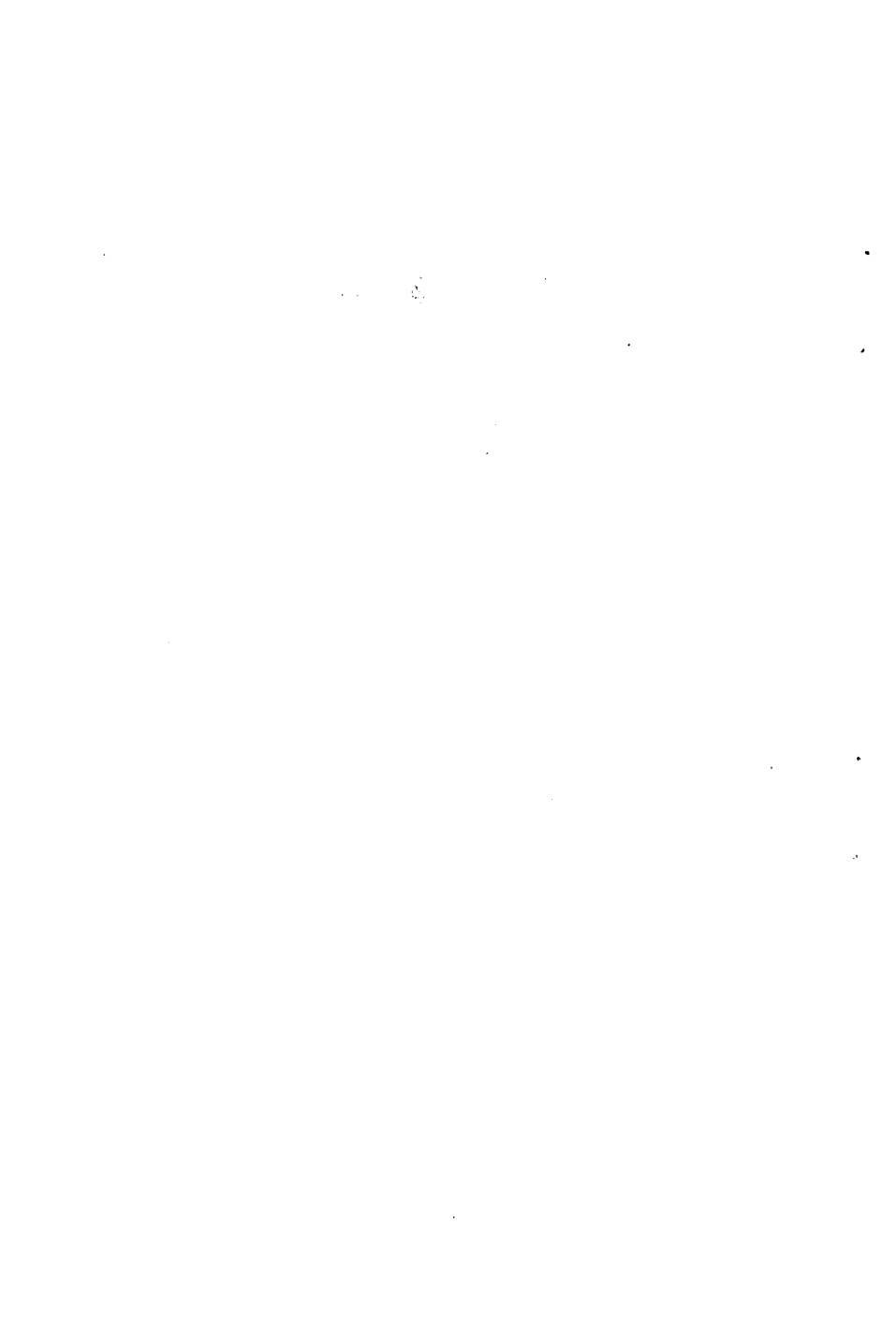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部分 雨果其人	1
第一章 夜半电话	3
第二章 登门探访	17
第三章 化妆舞会	31
第二部分 谍海生涯三十年	59
第四章 招 募	61
第五章 间 谍	77
第六章 留 学	108
第七章 上 校	119
第八章 美 洲	134
第九章 东 方	142
第十章 未 日	157
第十一章 审 讯	171
第十二章 判 诀	189
尾 声 囚 犯	203

第 一 部 分



雨 果 其 人



第一章

夜半电话

1980年1月

一个万籁俱寂的星期天深夜。电话铃声急遽响起。

我放下手中的书，疲倦地看了一眼手表，此刻已是11点5分。我躺在床上，心里很纳闷，天这么晚了谁还会来电话。我困急不堪，真懒得爬起来去接。电话铃声执拗地响个不停，看来打电话的人具有一个情报人员所特有的坚忍不拔的性格，我若不接，他决不会就此罢休。我终于无可奈何地拿起了电话。

“希普斯先生吗？”

听筒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我以为能听出来是谁，其实不然。

“哪一位？”我问道。

“你是利奥·希普斯吗？”那个声音重复说。

“是我。您是谁？”

对方并没立刻回答。相反，我隐隐约约地听见他在和另外一个男人商议什么，但说的什么却听不清。

“我们希望尽快找你谈谈，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对方停顿了一会儿后郑重其事地说道。

我猜想对方是在搞恶作剧，看来只有奉陪。

“请明天早上等我睡醒了这一觉再来电话，”我建议说，“打电话起码得先通报一下尊姓大名，让我知道是在跟谁讲话。”

我的妻子塔玛尔还没睡着。她转过身来，睁开眼睛，好奇地问道：“是谁三更半夜还给你打电话？”

我用手捂着电话，说：“一个古怪的电话，准是恶作剧。”

“肯定是你的朋友在捣鬼，”她说。“谁会在一个星期天的深夜给人家打电话。挂了它，把电话搁在一边，”她烦躁地说。

“再见，”我遵照夫人之命对着听筒说，“谢谢你给我来电话。”接着，我把电话挂了，但并没把电话搁在一边。我从不喜欢故意切断电话线，因为我确实要接从世界其它远方国家打来的重要电话。谁知不到一分钟，那个讨厌的电话又响了起来。

“喂！”我抄起听筒气忿忿地说，“你们这些家伙再胡闹，我可要打电话叫警察了。是不是你，哈罗德，我看你是酒喝多了。请行个好，有电话给别人打去。”

“我就是警察，加拿大皇家骑警队。我们想尽快找你谈一谈。”

这时已近11点30分了。加拿大皇家骑警队会在深更半夜打电话找人吗？

“加拿大皇家骑警队找我有何贵干？”我开始谨慎起来。

听筒里又一次传来一个微弱的说话声。

“电话上不便细说。咱们明天早上见一面行吗？我们很高兴专程从渥太华飞去，到你家好好谈一谈。”

“请问你们的姓名和电话号码。我给你们回电话。”

“明天会告诉你的，”对方固执地答道，“不过，可以先给你一个电话号码。只要你在电话上一说出自己的姓名，立刻就会相信我们刚才所说的全是真话。”

“等等，”我有点不耐烦了。“在你们没有说明来意之前，我谁也不见，什么也不说。”

又一次，我隐隐约约地听到对方在跟另外一个人窃窃私语。

“我们打算跟你谈一件有关国家安全的案子。”

“间谍案件？”

我说这句话时嗓门一定很大。塔玛尔猛地掀开盖在头上的毛毯，一骨碌坐了起来。

“你说什么？”她大声嚷道。

“加拿大皇家骑警队打电话来要跟我谈间谍案件。”

“你都干了些什么，利奥？”她的态度一下严肃起来。

我闪电般地追忆起过去的往事，好象是在临终前做最后一次忏悔。我试图从一生的冒险活动中回想自己与二次世

世界大战以来的间谍或情报案件有牵连的事，但怎么也想不出来。

“你敢肯定没找错人吗？”我奇怪地问。

“没错。我们要找的就是你。”对方胸有成竹地说。

塔玛尔插进来说：“你前些日子去欧洲出差都干了些什么？”

我努力使塔玛尔保持镇静。她显得恐慌不安。这当然不能责怪她。毋庸置疑，有一个简明的解释，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我劝塔玛尔相信，在当今的计算机时代，真假混乱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但她并不相信。

“你看，”我对着听筒说，“你已经知道了我的姓名，也肯定可以告诉我你的姓名了。”

“麦基尔罗伊，”对方犹豫片刻后，又说出了他的电话号码。

“我得核实一下，你不会介意吧？”

“请便。”说罢，他把电话挂了。

我按照那个号码往渥太华拨了一个电话。这原来是加拿大皇家骑警队的一个中心交换台。

“请问你们那儿有个叫麦基尔罗伊的人吗？”我问。

“有，先生。您要跟他通话吗？”接线员答。

“不，不必了，”说着，我挂了电话。

“我们为啥不给渥太华挂个电话找个保护人呢？”塔玛尔建议说，“说不定，这几个月来，我们的电话被人窃听了。天晓得以后还会发生什么怪事。”

我已经感到这不是一件一笑了之的事，尽管起先的确感到有点好笑。我打电话告诉麦基尔罗伊说，两天后我将动身

飞往渥太华，去加拿大皇家骑警队总部找他。到达后，我将给他打电话，商定一个合适的时间。

我打开录音机，乘着记忆犹新，把刚才的一席话录了下来。

加拿大皇家骑警队总部坐落在渥太华的梅特卡夫大街上，是一幢用砖砌造的高层大楼，正面有一扇宽大的玻璃门。大门旁边，一名身着加拿大皇家骑警队短袖制服，系着领带的卫兵笔直地站立在一个雕刻有凸棱的木质柜台后面。和渥太华其它政府办公大楼一样，这幢大楼毫无建筑特色可言，灰沉沉的，似乎所有这种建筑都命该如此。

3天后，我根据与加拿大皇家骑警队安全部门的奇怪电话约会，于傍晚时分到达渥太华。为了预防不测，我把深夜在家中接到的稀奇古怪的电话和神秘莫测的约会告诉了一个在议会当议员的朋友。这位议员跟我很要好，同样对此迷惑不解，但我们都觉得再进一步了解已毫无必要。会面时，我应聚精会神地倾听审问者的讲话，弄清是为什么事被传唤的。

走进加拿大皇家骑警队总部大楼，我向值班警官通报了姓名，并声明是应约而来的。他告诉我在门厅里等一会儿，很快会有人下来接我进去。光滑的水磨石地板砖散发着清洁剂的气味，仿佛消过毒。四面的墙壁光秃秃的，家具寥寥无几，全是政府配发的。楼上不时传来开关门的声音，但却听不见有脚步声。我知道这里整个晚上都办公，许多房间里都有人。电梯时上时下，忙得不亦乐乎。

说不定，这个楼的某间屋里放着有关我个人情况的档案材料。我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当人民的自由权利受到威

胁时，我总喜欢挺身而出支持他们的事业，但从未曾干过任何破坏性的活动。我，一个加拿大人，不明不白地被安全部门传唤来了。我还有没有法律权利了？不错，我可以做出不来的选择，但无论我躲到那里，都会被这帮人找到。再过一会儿，那些没脸没皮的加拿大皇家骑警队调查人员就会露面，提出他们的问题。而我是否要自我辩护呢？如果要，反驳谁，反驳什么呢？我孤零零地坐着，长时间地等在空无一人的走廊里。这更增加了我对这次约会的忧虑，深感前景难卜。

一刻钟悄悄地过去了。对自己荒诞无稽地忧虑，我不禁暗自好笑。值班警官也不由地对我报以微笑。我已经等了20分钟。电梯下来了，停在一楼。门开启后，两个身穿便服的人一前一后步出电梯，面无笑容地朝我走来。我特别不喜欢看到这两张严肃的面孔。走在前面的是个小个子，满头红发乱蓬蓬的，他站住后叫了我的名字。他俩接着取下姓名卡，在我面前亮了一下。小个子介绍说他是检查官，名叫弗兰克·普拉特，大个子自称是罗伯特·麦尔基罗伊警长。

“请跟我们走吧！”普拉特十分客气地对我说。

我一声未吭，跟在他们后面，乘上电梯来到三层。走廊里空荡荡的，两侧的屋门全都紧闭。最后，我被带进一间大会议室，里面摆着一张政府配发的油漆得锃亮的长会议桌，四周排着一些椅子。我坐在长桌的一端，普拉特坐在另一端，麦尔基罗伊坐在中间。他俩都没带笔记本，看来谁也不打算作谈话记录。他俩默然地坐着，看样子是在等我首先开口。然而，我却没有什么好说的。

约莫一二分钟后，我发现他们俩的外套都挂在椅子上，墙角上斜靠着一把湿漉漉的雨伞。雨是我飞抵渥太华的头一

天晚上开始下的。可以认为，雨伞无论是谁的，他们跟我差不多是前后脚到的。我瞟了一眼面前的审问官。我揣测，第一个问题会由普拉特检查官提出。在这两个人当中，他是负责人。他看上去咄咄逼人，不会轻易地相信一个陌生人，尤其是我。如果让他占了上风，或把对手逼入绝境，他是绝不会心慈手软的。然而，我从一开始就觉得，他对我似乎有点束手无策。他沉默不语，仔细地打量着我。他的同伴麦基尔罗伊大腹便便，头发灰白，两颊松弛，一双昔日狐猎犬般的眼睛如今眼皮耷拉，目光呆滞，肥胖的脸颊和脖子青筋暴露，浮现出一种不健康的苍白色。麦基尔罗伊给人的印象仿佛更为温和，但是我断定这只不过是装腔作势，意在欺骗。这两个人都得小心对付。

“喂！”我打破沉默说，“这是要干什么？”

普拉特用这样一句话回答我说：“你认识休·汉布尔顿吗？”

“我从小就跟他认识，”我回答说，“你们把我叫来就是为了他？”

自从雨果为我撰写的一部描述魁北克暴动的虚构小说提供材料之后，我已有好几年没见到他了。也许这次约见仅仅是为了雨果，我顿时感到松了一口气。

这时，麦基尔罗伊开口说：“看过最近的报纸吗？”

“没有，”我说，“近来我对新闻消息兴趣不大。”

“如果你看过报纸，”麦基尔罗伊说，“一定会知道你的朋友汉布尔顿一直在为苏联从事间谍活动。”

我半信半疑地依次瞟了一下普拉特和麦基尔罗伊。显而易见，我脸上充满了全然不相信的神色。

“你们肯定我们所说的是同一个人吗？”

“近年来，汉布尔顿一直在接受调查，并已交待了为苏联从事间谍活动的事实。”

“真的？”我惊叫道。

“你非常熟悉汉布尔顿，对吗？”普拉特说。

我脑子里突然闪出一个念头，说不定多少月来我也一直受到秘密调查。我的电话很容易被窃听。我有些朋友，现在起码可以说，在电话上的谈话是极可能授人以柄的。我有一个熟人，他自称是一个苏联沙皇的亲戚。他来电话时总好先用俄语问候一声，其实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他说的是什么。

然而，开诚布公地说，一提到雨果这位老朋友的名字，我在这次约见前所产生的一切忧虑便顷刻消失殆尽。把休·汉布尔顿说成是一个苏联的重要间谍，实属荒谬绝伦，令我不能相信。我看不出他是一个暗藏的间谍。他决心彻底砸碎整个苏联制度。除了不着边际的幻想外，汉布尔顿绝不会如此大动干戈。他能有什么秘密出卖？我想象不出。他或许会竭尽全力高出同事们一筹，但决不会走得比这再远。可以肯定，他比别人更不适应共产主义专政下的残酷生活。雨果是一个落落寡合的怪人，他在我所知的一生中始终如此。

又是几分钟过去了。我的主人不自在地注视着我，注视着我脸上出现的自信的笑容。他们想让我说点对他们有用的东西吗？我认为根本没有必要认真地谈论汉布尔顿是个苏联间谍的这个问题。最后，我说：“如果说汉布尔顿是苏联发现的最佳间谍，那么，加拿大将是安全的。”

普拉特和麦基尔罗伊并没哑然失笑。普拉特面带愠色。麦基尔罗伊微微抬起耷拉着的眼皮。

“你在巴黎时认识德拉米特吗？”普拉特问，“他是汉布尔顿的一个朋友。”

“听说过，但从没见过面。”

“你最后一次见到汉布尔顿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麦基尔罗伊问。他平心静气，态度显得友好。

“几年前在魁北克市。当时我去圣福瓦，曾在他家住过。这之前，我们经常在渥太华见面。我想这就是我所能回忆起来的最近见面。”后来，我又想起在魁北克之行以后，他曾来过伦敦，就住在我家。

“六年前你在海地见过他吗？”普拉特问。

是的。我在海地见过他。他们显然是在寻找我们之间的某种联系。和苏联的一种关系？真是荒唐！

“你见过汉布尔顿的南斯拉夫女朋友莉莉·加莱瓦吗？”普拉特问。

“那个病秧子，”我回答说，“雨果跟我提起过她。”

麦基尔罗伊点了点头，未予评论，示意我接着往下讲。我重述了雨果对我说过的他的南斯拉夫女朋友的情况。他打算跟她结为伉俪。她曾几次应邀到加拿大观光旅游。我听到她因病卧床的消息后很同情，但从没更多地关心他的女伴。

雨果曾两度离婚，生有三个孩子，个人生活一直动荡不定。普拉特和麦基尔罗伊默不作声地听着，不过，我想这些事他们早就知道了。过了一小会儿，麦基尔罗伊说：“是汉布尔顿告诉你的吗？”

“是的。她死了吗？”

麦基尔罗伊和普拉特置之不理，对那桩明摆着的悲剧显得漠不关心。我不禁想到，这是已被磨练成反间谍人员的两